

心香一瓣
xinxiangyiban

跟书过一辈子

□ 殷修亮

二十年间,我搬过五次家,搬来搬去中丢弃了许多东西,唯有一样东西没舍得丢弃,那就是书。

从拥有属于自己的第一本书到今天,我已积累下2000余本书籍,3个书架放得满满当当,连床下也堆满了书。每次搬家,妻子第一考虑的是那些家具、衣物,而我最先考虑的是我的书一本也不能丢。为此,妻子没少和我拌嘴。“要那么多书干啥!不当吃不当喝的,再说读过的书还放着有啥用?”

干啥?有啥用?妻子哪里懂啊!著名作家、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邱华栋在谈读书时说:“读书有几种方法,第一种是精读,第二种是泛读,第三种是浏览,最后一种是不读,先放到书架上。只要这些书摆在你的书架上,它就会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你,这叫‘家有诗书气自华’,摆在书架上以后,不怕不读,你早晚会谈,或者偶尔会读,或者甚至会影响你的思维,影响你的家庭气氛。”

记得有一年暑假,我去探望初中时教我语文的许老师。推开书房的门,只见他正坐在书桌旁,就着一方斜阳读一本书。许老师退休已有十多年,老伴也走了,儿女们都在城里工作,陪伴他的唯有满院的花草和满满一架子的书。他微笑着对我说:“这些书为我守候着日子,也让我把日子过宽了。”那一刻我忽然明白,书不仅填满了许老师的日子,也填满了他人生的缝隙。许老师四十余年坚守三尺讲台,一生清贫,却因饱读诗书而气象宏大,深受学生和同事们的尊重和爱戴。

1976年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美国犹太裔作家索尔·贝娄曾经说过,买书和读书的关系永远都是买得多、读得慢。但是不要紧,只要这些书摆在你身后的书架上,就仿佛有一群广阔生活的保证人站在你的身后。这就是书籍的力量。



五次搬家,书都随我进入新的空间。当我把它们一本本摆放在书架上时,就像把碎成几截的生活重新焊接起来。我知道读书的作用未必立竿见影,却像暗流,悄悄拓宽一个人的精神河床,让人在困乏的现实听见远处美妙的潮声。

埃及著名作家阿巴斯·马哈茂德·阿卡德曾在《我为什么喜欢读书》中说过:我爱读书只是因为在这个世界上我只有一个生命,而一个生命对我来说是不够的。一个生命不能把我心中的全部动因都激发起来……阅读可以给我比一个人的生命更多的生命,因为它从生命的深处增加了生命,尽管它并不能在时间上延长它。

一直以来,我以书为伴,业余时间里一直坚持阅读。我认为最大的收获并不只是我发表了一些诗歌和散文,得过几次奖励,而是知道了生命的意义是什么!我在乡下做过11年的民办教师,条件差,待遇低,甚至有人瞧不起。是阅读增强了我对贫穷和寂寞的坚守,以及对世俗的不屑与鄙视。我认识到我的工作是有意义的,我很喜欢这份工作,喜欢我

的学生们。工作十多年后,在教学方面有了自己的经验和特点,教学能力得到了一定的认可,在写作方面也有了一点小小的成绩,就有一些私立学校要我去代课,并许诺我丰厚的报酬。这在一些人看来是求之不得的好事情,也有一些老师不顾单位领导的阻止,偷偷去代课。但我一次次婉拒了邀请,没有跑偏自己的生活轨道。子曰:“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论语》中的“君子固穷”的道德力量有力地加固了我对道德坚守的防线,这就是我一生享受不尽的宝贵财富!

最后一次搬家时,妻子又打起了那些书的主意,和我商量说,如今的房子比不了老家的宽敞,你的那些书太占地方,我还是把没用的处理掉一些吧。我一听就火了,大声说“处理啥啥也不能处理掉书”。看我态度坚定,语气坚决,妻子白了我一眼,嗔怒道:“你就跟书过一辈子吧!”

妻子还真说对了,我就是要跟书过一辈子。

长河浪花
changhelanghua

油茶里的光

□ 郭慧

两小时
足够让面粉在筛网里
落下金黄的雪
足够让芝麻在铁锅里
迸发细小的星星
而碾碎干果的脆响
多像童年时
切切腕间的银镯
碾碎冷夜的声音

当香油混着花生油
在锅里漾开波纹
葱花与姜末沉浮着
唤醒所有蛰伏的香气
恍惚间看见
那俯身拨弄灶火的
侧影
在腾起的热雾里
渐渐弯成一把
温暖的木勺

此刻的搅拌
正沿着奶奶教我的弧度
在锅底画出年轮
那些不断上浮又破灭的气泡
多像旧时光里
散落的诺言——
她总说天一冷
就要让孙儿们喝上
第一碗油茶

如今我的瓷碗盛满月光
兄妹的喧闹凝在勺沿
又要迎来第六个冬天了
当油茶滑过喉咙的暖意
突然撞醒记忆
终于发现
奶奶早已把整个春天
藏进面粉的间隙
只等滚水冲下时
开出满屋子的
茉莉花香

绽放

——冬天牡丹开放有感

□ 鲁卫民

发自心底的期待,还需要自己
依旧保持着耐心
面对北风反复翻找
我也在审视有没有遗忘的角落
才刚刚进入冬天
这里竟然萌生出
盎然的绿色
伸展出的枝叶还在壮大扩展
燃烧起红色火焰
紫色层层打开紧闭的大门
黑色的海洋中,支撑起
神圣的宫阙
挺立的柱头召唤着,
来自四面八方的游子
凝聚在一起,掀起涟漪
蜜蜂是虔诚的朝圣者
在一步步叩拜着匍匐前进
腿上脚上
沾满了花粉,
身上闪烁着金色的光芒
惊喜忽视了自己,固有的颜色
甚至于存在的意义、本质
把冬天当成春天
点亮了自己、四周
甚至于
世界上的万物
真实也不会再隐藏于想象之中

冬夜的风

□ 王子竹

午夜起风了,
把顽固的树叶拽得飞舞,
恋恋不舍地躺在地面,
和母亲说明年春天再见。

冬夜风的余威,
领象袅炊烟越过屋檐上云间。
院子里,
片片金黄仰望着蓝蓝的天。

风吹草动,
嫁给大地的树叶你追我赶,
在温暖的地上转了一圈又一圈,
相互打问,
雪姑娘离我们还有多远?

小雪之韵

□ 张宏宇

小雪,这个轻盈而含蓄的名字,首次悠然落入西汉文人墨客的笔端,是在那本博大精深、蕴含天地奥秘的《淮南子·天文训》之中。古雅的文字里藏着古人对天文运行的深刻洞察与诗意表达:“加十五日指亥,则小雪,音比无射”,这短短数字,不仅标记了时间的流转,更赋予这个节气以音乐的韵律,仿佛自然界的每一次呼吸,都与古乐的旋律相应和。

“音比无射”,古人以五音配四季,小雪之时,对应的是无射之音,那是一种深沉而悠远的旋律,恰如这节气给人的感觉——宁静中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生机。无射之音,或许正是大自然在这寒冷初现之时,以一种静默的方式,宣告着生命力的顽强与不息。

小雪之韵,低吟浅唱,是写在大自然最细腻的情诗。小雪,更如同一位温婉的女子,踏着轻盈的步伐,从历史的深处走来,带着几分羞涩、几分清冷。她不言不语,却以一场场细碎的雪花,为大地披上了一层薄薄的银纱。她不似大雪那般磅礴张扬,没有漫天飞舞、银装素裹的壮观,却自有一份细腻婉约,如同初冬里的一抹淡墨,轻轻晕染在岁月的宣纸上。小雪之日,天空似乎也变得格外高远而清澈,云朵稀疏,阳光虽淡,偶尔飘落的雪花,宛若天空洒下的细密情诗,轻轻覆盖在大地上,给沉睡的万物披上了一层薄薄的纱衣。

走在小雪时节的乡间小径上,脚下的落叶与薄雪交织出一曲清脆的乐章,每一步都踏出了季节的韵律。远处的山峦,在薄雾的缭绕中若隐若现,仿佛一幅淡雅的水墨画,让人心生向往,又平添了几分宁静与淡泊。偶尔,一两只早归的鸟儿掠过枝头,留下几声清脆的鸣叫,为这宁静的画面增添了几分生动与活力。

在小雪的韵律中,万物似乎都进入了一种静默的沉思。山林间,落叶铺满了小径,每一步都踏出了岁月的回响;田野上,农作物已收归仓廩,大地似乎在为即将到来的沉睡积蓄力量。而那些依旧坚守在枝头的小鸟,由远及近的“啾啾”

声,成了这宁静画面中最灵动的音符。小雪,以她独有的方式,让这个世界在静默中孕育着新的生机与希望。

人们在小雪时节,也迎来了属于自己的温馨时光。家家户户,炉火正旺,热气腾腾的饭菜香气四溢,温暖了每一个归家的心灵。围炉而坐,品一壶热茶,谈天说地,或静默相对,都是小雪赋予我们的宝贵时光。在这样的日子里,人们学会了珍惜,学会了感恩,也更加深刻地体会到家的温暖与幸福。

再次翻开《淮南子·天文训》,读到关于小雪的记载时,心中不禁涌起一股淡淡的暖意。小雪之韵,穿越千年,依旧在每个人的心田轻轻回响,无论岁月如何更迭,那份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与向往,永远不会改变。

曹风

枝头衔香

徐淑荣 摄



心灵站台
xinlingzhanantai

拥有一颗欢喜心

□ 王举芳

去菜市场买菜,因为我都是固定去那几个摊位,所以与摊主十分熟悉。

“你看今天又阴天了,不知道明天会怎样。你说会不会下雨?明天我还想出趟远门呢,真烦人。”我闷闷不乐。

“呵呵,你就不能学着喜欢一下天气吗?”摊主张姐微笑着说。

“好天气谁都喜欢,坏天气谁都不喜欢。难道这个还要学吗?”我反问道。

“你书读得比我多,这点事都看不穿?”她和善地看着我。

“那我问你,明天要是下雨,出门买菜的人就会很少,你的菜淋了雨就会腐烂变质,卖不出去,那你就亏本。你还会喜欢明天的雨天吗?”我说。

“喜欢啊,不管明天是什么天气,我都会喜欢。”

“说说理由。”我大有打破砂锅问到底的气势。张姐笑了,让我坐在凳子上,缓缓说起来:“明天要是真的下雨,我就少搬些菜出来卖,捡着那些淋雨不容易坏的,比如芹菜什么的喜欢水的菜。你知道吗?下雨天买菜感觉特别好,那些菜格外脆生,看着就让人喜欢。还有那些来买菜的人,三三两两的,撑着花伞,不急不慌的,笑起来特别明媚。下

雨天,菜市场不似好天气这样拥挤嘈杂,让人感觉很轻松,很舒服。这样的天气怎能不让我欢喜呢?你说我说得对吗?”她看着我,依旧是温和的笑容。

“那明天什么天气你都喜欢吗?”我步步追问,“要是刮大风、下大雨呢?”

“那又有什么关系呢?那样我就不用出摊了,猫在家里睡大觉。哈哈……”她笑起来:“你知道吗?我有好久没睡过一个囫圇觉了。”

陆续有顾客来买菜,张姐又要开始忙活了。我挑了几样家常菜,装袋,秤好,付钱,转身向家的方向走。

是啊。不管明天是什么天气,都应该去喜欢。如果下雨,撑起雨伞,走进雨里,漫步在清幽的街道,就会灵动出雨巷姑娘那悠长的诗意。如果是艳阳高照,一个人行走在温和的阳光下,看着万物生辉,心里跳动的暖暖的情愫。如果是刮风,就站在高处,去体会“大风起兮云飞扬”的壮观。如果有雪,那就更美了。雪像精灵般挑逗着你,你伸手捉它,它瞬间融化,让你感叹洁白原来这么容易失去……

拥有一颗欢喜心,心灵就会永远明媚,不管是阴晴雨雪,还是狂风冰霜。



小小说
xiaoxiaoshuo

特殊朋友

□ 刘清涛

小猫、小猪和老母鸡,是我家的特殊朋友。

我家的小花猫能抓老鼠,还能为人带来快乐。我二弟二清在30公里外的县城住。那天,他说:“哥,最近我家有老鼠,让你的猫帮我抓老鼠。”他便开车拉走了猫。

两天后的一个晚上,我听见沙沙的抓门声,便指着门问老婆:“贵芹,这是啥鬼声音?”老婆瞪了我一眼:“胡说啥呢,你今天没喝酒,咋醉了?”她边说边开门。门开了,老婆像看到怪物一样大叫:“我的小祖宗啊,你咋回来了?”她赶紧喊:“大清,你快来,咱家的小花猫回来了。”

我以为她在骗我,说:“贵芹,你也会胡说了。”她又喊:“这是真的。”直到我听到几声疲惫不堪的“喵喵”声,才觉得她说的是真的。我从椅子上跳起,冲到猫跟前,见它累得仰面躺在地上喘气,浑身湿漉漉的,像刚从水里钻出来。

“贵芹,二清把猫送回来了?”

老婆去门外看了半天,回来说:“外面黑洞洞的,看不到二清的影子。”我问:“小花猫浑身是水,下雨了?”老婆说:“没有啊。”我惊讶地说:“那它身上的水就是汗水。”老婆抚摸着笨拙的小花猫,心疼地说:“小祖宗啊,你跑了30公里?你认识路?”

最难忘
zuizuinawang

霜青棉花白

□ 宫风华

秤的叔叔们打招呼,急盼着卖个好价钱。临走,母亲总是惆怅地望着躺着的棉花,像告别自己的女儿一样,心里有着说不出的依恋和不舍。

月色清澄的冬夜,母亲总在桑木桌旁用棉花给我们缝做小棉袄或用粗粗的棉线纳鞋底。昏黄的灯光下,母亲的身影被投射在斑驳的泥墙上,如一尊古老的雕像。她一手握着硬邦邦的棉鞋底,一手用穿针拉着长长的棉线,右手食指上戴着黄澄澄的针箍子,随着“啾溜啾溜”的声响,鞋底便多了一个个针脚儿。我们睡在母亲缝制的棉被里,感到那吱吱声极富韵律,仿佛是一首沧桑的歌儿,伴着晃悠悠的摇篮让人昏昏入睡。

母亲会把积攒的棉花加工成棉花胎。弹棉花的汉子,戴着鸭舌帽,围着口罩,手持黧黄的大弓,挥着锃亮的檀木榔头敲击在柅木大弓的驴皮弦上,“嘭嘭——笃笃”,随着有节奏的一声声弦响,棉絮起身、跳舞、腾飞。再拉线、压平,棉花胎便弹好了,整个过程一气呵成。最后再用绣有龙凤呈祥、喜上眉梢图案的丝绸锦缎缝好。弹花匠怀抱抱着大弓在“大雪”中狂舞,棉花成了漫天雪花、风中梨花,他也成了一个“雪人儿”。

棉花散发的那种绵软、温暖和清芬的气息,一如母亲清贫的身体散发出来的气息,浸着岁月的底色,弥漫在我们的心灵深处。喜欢白石老人的画作,浓墨



画棉花的枝叶,留白处是一朵朵绽放的棉花。棉桃黑白分明,饱满丰盈,如银似雪,溢满尘世的温暖。画上题诗:花开天下暖,花落天下寒。花开秋野,冲淡寂寥,大地如披上洁白婚纱,神圣庄严,现世安眠。这诗性而温暖的棉花带着母亲的体温和美德,雪花一样飘向吉祥的村庄,飘向纯洁的心灵。